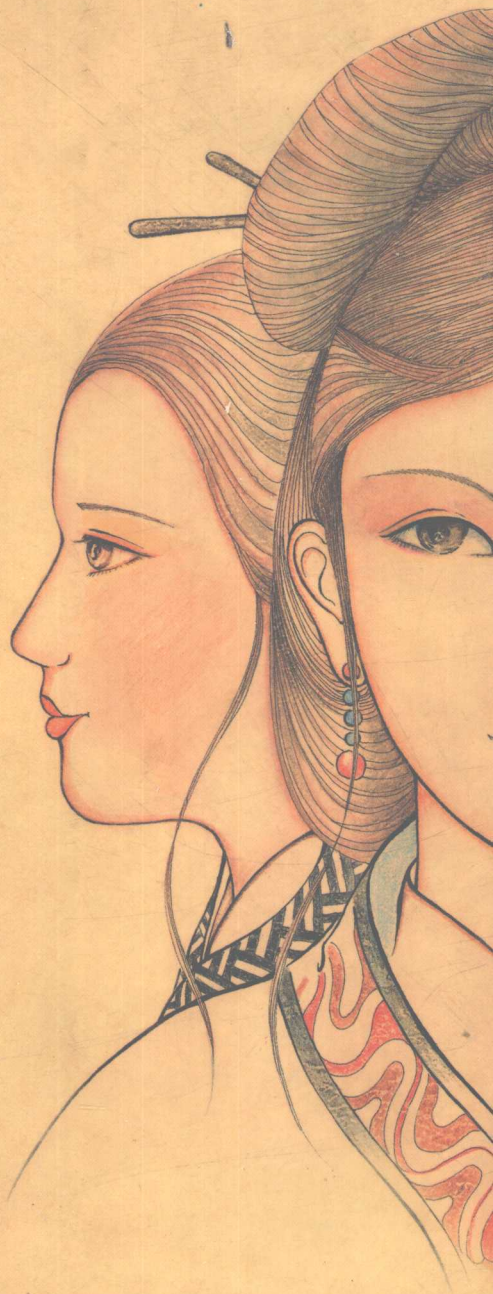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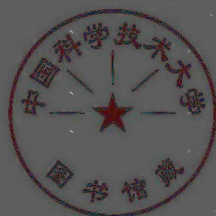
汉宫飞燕

张笑天  
常万生 著



# 汉宫飞

燕



张笑天  
常万生

著

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汉宫飞燕/张笑天, 常万生著. —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 
1998.3

ISBN 7-5063-1412-6

I. 汉… II. ①张…②常… III. 历史小说: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8) 第 04290 号

## 汉宫飞燕

---

作者: 张笑天 常万生

责任编辑: 那 耘

装帧设计: 杨 瑾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026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E-mail: wrtpub@public.bta.net.cn

经销: 新华书店

印刷: 煤炭工业出版社印刷厂

开本: 880×1230 1/32

字数: 400 千

印张: 19

插页: 2

印数: 001—8000

版次: 1998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63-1412-6/I·1400

定价: 26.00 元

---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## 目 录

|         |       |         |
|---------|-------|---------|
| 第 一 章   | ..... | ( 1 )   |
| 第 二 章   | ..... | ( 19 )  |
| 第 三 章   | ..... | ( 42 )  |
| 第 四 章   | ..... | ( 62 )  |
| 第 五 章   | ..... | ( 81 )  |
| 第 六 章   | ..... | ( 100 ) |
| 第 七 章   | ..... | ( 124 ) |
| 第 八 章   | ..... | ( 146 ) |
| 第 九 章   | ..... | ( 163 ) |
| 第 十 章   | ..... | ( 180 ) |
| 第 十 一 章 | ..... | ( 201 ) |
| 第 十 二 章 | ..... | ( 222 ) |
| 第 十 三 章 | ..... | ( 243 ) |
| 第 十 四 章 | ..... | ( 263 ) |
| 第 十 五 章 | ..... | ( 283 ) |
| 第 十 六 章 | ..... | ( 303 ) |
| 第 十 七 章 | ..... | ( 322 ) |
| 第 十 八 章 | ..... | ( 340 ) |

---

|        |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|-------|-------|
| 第十九章   | ..... | (361) |
| 第二十章   | ..... | (380) |
| 第二十一章  | ..... | (400) |
| 第二十二章  | ..... | (420) |
| 第二十三章  | ..... | (439) |
| 第二十四章  | ..... | (458) |
| 第二十五章  | ..... | (480) |
| 第二十六章  | ..... | (500) |
| 第二十七章  | ..... | (520) |
| 第二十八章  | ..... | (541) |
| 第二十九章  | ..... | (561) |
| 第三十章   | ..... | (582) |
| 尾    声 | ..... | (600) |

# 第一章

---

如果你亲眼目睹汉代未央宫的遗址，面对暮色苍茫中的残砖断瓦、颓垣败壁的古貌，你会深深地感受到岁月沧桑的印迹，你仿佛听得到那藏在连天衰草中凄迷低回的古乐旋律，似乎在对你诉说着一个美丽凄惋的故事。

如果说未央宫是因为昭阳殿和少嫔馆而声名鹊起且流芳百世，而它们的声名历史不衰，却完全是因为美丽的皇后赵飞燕的存在，两千年来她那迷人的风采、动人的舞姿，从来没有因时光的流逝和风雨驳蚀而凋零，历史和稗史里再三出现“环肥燕瘦”的美誉，赵飞燕所以比杨贵妃更具魅力，那完全是因为她的同样美丽绝伦的孪生妹妹赵合德，与她同为汉成帝的后妃，越发增加了故事的传奇色彩。

历史的云烟把我们带回到这美丽绝伦的一对姊妹的哀伤的童年。

那是汉成帝在位的时候，黄河的浊涛上漂来了一对小姊妹。

黄水接天，帆影簇簇。赤背跣足的黄河纤夫拖船行进，高亢的号子声中，一艘古旧的大帆船逆水西行。

在堆满麻包货物的船台上，散乱地或坐或站着一些搭船客，布衣短褐，一望就知是穷人。

船头，两个面目酷似的小女孩，约十一、二岁光景，坐在帆篷

下，面色凄清。这是一对孪生姐妹。姐姐赵飞燕怀中抱着一架十三弦古琴，妹妹赵合德满面菜色，半闭着眼，斜倚在姐姐身上。尽管疲惫、穷困潦倒的阴影笼罩着她们，可是掩盖不了她们迷人的姿色。

白云在水中的倒影，咿呀的船声，嘹唳的雁鸣，以及黄河周围的白毛芦苇丛，都使人感到一种凄凉。

望着云烟低迷的地平线，赵合德问：“姐姐，什么时候才能到长安啊？”

赵飞燕说：“好妹妹，你怎么总是急呀！用不了几天就到了。”

赵合德叹口气，拿出水罐，喝了一口，说：“我们都走了一个月了，你总是说快了。其实呀！家父也真是的，干嘛非要打发咱们上长安啊？”

赵飞燕向往地说：“长安是帝王之都啊！在天子脚下过日子，当然好了。听说呀，长安城里宫殿如云，是天下最繁华的所在了。”

赵合德说：“再繁华，也没有我们的一间房、一寸地呀！还不是寄人篱下？谁知道咱要去找的那个表姑会不会嫌贫爱富啊！”

赵飞燕安慰地：“怎么会呢？若是姑姑心地不好，父亲也不能打发咱两个孤女千里迢迢来投奔啊！”说着，她那美丽的大眼睛，滴出了眼泪。

她不由得想起了姊妹二人告别生父的情景，她们的父亲冯万金沉痾在身，已经气息奄奄了。

妹妹合德从门外呼呼作响的药吊上取下药壶，倒出药来，一口口吹凉，走到病床前，轻声地：“爹……吃药……”

当赵飞燕舀了一勺药送到冯万金口边时，冯万金推开了，闭了闭眼，说：“死生有命，非药石可补的，我……不久人世了，”他剧烈地咳了一阵，抓住两个女儿的手，“我……对不起你们……你们……本是金枝玉叶……却跟了我来受苦……现在我又中途……要走……我……闭不上眼睛啊。”

赵飞燕含泪地：“爹爹，你会好的，你别说这些伤心的话了。”

冯万金长叹一声说：“真的，爹对不起你们。爹该把你们的身世告诉你们姐妹了。”

姐妹禁不住相对看了一眼。

冯万金：“你们的母亲并不是乡下农妇，她是江都王的孙女，是姑苏郡主……”

赵飞燕说：“我娘是郡主？”

冯万金点点头：“你母亲那年下嫁郡都尉赵曼，爹爹我恰好在江都王府当协律舍人，郡主对我很好，后来，后来就……”似有难言之隐。

赵飞燕已经猜到了结局，生父与姑苏郡主相知相爱，养育了她们姐妹。她很震惊，几乎不敢再听下去。

冯万金已是处在弥留之际的人了，不想把这秘密带进棺材，还是告诉了这小姐妹俩真相：她们就是自己和郡主的女儿。

赵合德听了，蛾眉竖起，似有鄙视之意。

冯万金说：“这事怎能张扬？那时郡主托病住在娘家，怎么能带孩子回去，就把你们丢弃郊外，三天后，你母亲于心不忍，又派婢女去看，你们姐妹命大，居然都还活着，又抱了回来，因怕走露风声，我就把你们带回乡间，再也不敢回王府去了，爹爹我有罪啊，何必要把你们带到这里受苦呢？……”

冯万金又一阵剧咳。飞燕扑到冯万金身上：“爹爹！”合德却怔怔地坐在一边不语。

冯万金用颤抖的手抚摸着两个爱女的头，断断续续地说：“爹不能把你们养大成人了。长安有你们一位表姑姑，住在夕阴街黄棘里，尽管多年已无来往，总算有个投奔之处……把那箏拿来……”

赵飞燕从壁上取下一只十三弦箏，捧给冯万金。

冯万金说：“这只箏是你祖父的遗物。你祖父善制三十云管箏笙和十三弦箏，有‘箏箏冯’之称。拿着这只箏，表姑会收留你们

的……”

冯万金的手在筝弦上划了一下，垂落下来。他永远地闭上了眼睛。

飞燕姐妹放声大哭：“爹爹……”

她们就这样背起十三弦琴，沿着京杭大运河的古道北上了，未来的漫漫长路、凶险的人生会给她们安排下什么样的玄机呢？真是茫茫难料。

依然是风鼓着帆、船推着浪的大运河上，姐妹俩相对无言地望着水上浮荡的青萍。

赵飞燕叹了一口气：“我们姐妹的命，有如水上的青萍，连个根也没有。”

赵合德说：“假如我们不离开王府，我们就会是锦衣绣食的日子。都是爹爹干了伤天害理的事，才召来报应，叫我们受苦。”

赵飞燕说：“合德，你不能这样说爹爹，他养育了我们十二年，何况，他是给了咱们生命的人啊！”她总是比妹妹宽容些。

赵合德不再说什么。

## 二

长安城不愧是帝王之都，壮丽的宫廷建筑和热闹的市井是江南所不能相比的。

一入了城，赵飞燕便紧紧扯住妹妹的手，她们在比肩继踵的人流中，仿佛随时有可能被湮没。

街上人来车往，市声喧闹。街旁店铺林立，地摊相连，叫卖声此起彼伏：“胡饼胡饼——”“胃脯——浊氏胃脯，长安名食！”

赵飞燕姐妹在行人中穿行。繁华的街景使这两位乡间来的少女目不暇接，眼花缭乱。

赵飞燕问一卖者：“请问老伯，夕阴街黄棘里在哪儿？”

老者是个聋子，侧耳谛听：“什么，你说什么？”

赵飞燕惨然一笑，又走近一位迎面走来的妇人：“大姐，知道夕阴街黄棘里在哪儿吗？”

妇人打量了一下飞燕姐妹：“你们是初来京师吧，你们顺着我手指的方向一直向北，遇第三条横街向东拐，过两个街口，再向北拐就到夕阴街了。长安城八街九陌，大着呢，再随处打听打听，别走丢了。”

赵飞燕似懂非懂告了谢：“多谢大姐！”又向前走去。

妇人望着飞燕姐妹的背影，赞叹地说：“哪里来的乡间女子，好一双美人坯子！”

赵飞燕姐妹继续前行，间或又停下问路，行人指指点点，她们总算找到了黄棘里，又问了好几个人，才摸到了远房姑姑的门口，她们的心都怦怦乱跳，一对孤女，要寄人篱下的滋味岂是好受的？

她们在宅院门前踟躇了很久，赵合德不耐烦了，这么磨蹭下去何时是个头？她是又饿又累了。她不管姐姐，上去敲了几下门。

随着叩门声，门吱呀一声欠一条缝，不想窜出一条狗，狂吠着扑向飞燕姐妹，吓得飞燕赶忙用古筝来左挡右推，那狗还是扑到了赵合德身上，赵合德没有躲闪，却迎了上去，抬脚乱踢，结果裤腿被狗咬去一截，腿上流出了血。赵飞燕心疼地去看她的伤。

这时，一个比她们大几岁的姑娘吆喝着狗走出来，狗乖乖地回到了这姑娘身旁，她发现了赵合德腿在滴血，忙蹲下来：“小姑娘咬着你了？快，快进来，我给你包上伤口，”她从狗身上拽了一小撮狗毛，擦到伤口上，吹吹，说：“不然，要破伤风的。”

赵合德放下半截裤管，说：“我们穷人没那么娇贵。这长安城的狗也欺侮人啊，狗也嫌贫爱富！”

赵飞燕扯了妹妹一把，示意她住口。

那姑娘不好意思地说：“真对不起，等一下我替你抹点药。你们方才敲门，有什么事吗？”这姑娘就是远房姑姑的女儿樊妮。

赵飞燕说：“请问这户人家可是姓樊？”

樊妮说：“对呀。你们是——”

赵飞燕说：“我们从江南来，赶了两个月路，是来京城投亲的。”

樊妮问：“那，你是我们什么亲戚呢？”她显得和蔼而可亲。

赵合德说：“这里有姓冯的女主人吗？她是我们的表姑。”

樊妮兴奋地说：“是吗？我怎么没听娘说过？快跟我进来。”一边把她们姐妹俩的行李提了起来，一边朝堂屋那边喊：“娘，你看了两个小妹妹，天仙似的，说是咱家表亲呢。”

中年妇人冯氏从屋内走出来，说：“妮儿，喊什么？是哪里来投亲的？”

这时，樊妮已经引着赵氏姐妹进了院子，亮丽的外表使冯氏暗自惊讶。

飞燕拉着妹妹上前施礼：“姑母大人安好！”

冯氏探询地问：“你们是——”

赵飞燕说：“家父冯万金，原籍江都，后迁姑苏，是父亲让我们来投奔表姑来的。”说罢随即递上十三弦箏：“这是祖上遗物，爹爹让我们带给姑母作证物。”

冯氏接过十三弦箏，审视有顷，似有所悟：“你爹爹他……”

赵飞燕说：“爹爹抛下我们，走了……”悲不能言，泪流满面。

赵合德在一旁冷静地打量着房间一切，看姑姑家中过得还殷实。。

冯氏叹了口气，用手帕擦了擦眼：“到屋里说吧。”

赵合德仇视地瞪了一眼摇尾巴的狗。

樊妮和她娘把赵飞燕姐妹领到了正房的厅堂。

这是一间不大的厅堂，堂内陈设一般，看上去属中等人家。冯氏、樊妮与飞燕姐妹席地对坐，婢侍云儿站立一旁。

冯氏说：“你们这么远来投奔我，也不容易。不管怎么说，我

和你爹爹还是表兄妹，你爹爹的事以前听说过，可人家自打攀了高枝，十多年连个音信也没有，早把咱这门穷亲戚忘啦！”话语中似有怨意。

飞燕姐妹低头不语，她们唯恐这个姑姑赶她们出去。

樊妮瞅了冯氏一眼：“娘！”

冯氏瞪了瞪樊妮，又接着说：“刚才听你们说，自打那个狠心的娘遗弃了你们，是你爹爹把你们养大的，你爹他也吃了些苦。不过，祖上留下的那个乐器作坊还是挺殷实的。你爹爹又有手艺，善治乐器，说起来也不会穷到哪儿去，不像我们这个家，外强中干，入不敷出，你姑丈每年在外面跑，说是做生意，却不见他捎回点钱来，扔下我们娘儿俩，坐吃山空……”

姐妹俩虽小，却也听得出这“哭穷”的背后是什么意思，不觉更加忐忑不安了。倒是冯氏的女儿是个心地善良的人，她怕娘不近情理，就打断她娘的唠叨。樊妮说：“娘，你少说两句话，两个小妹妹还没有吃饭呢。”

赵飞燕说：“不急，我们一点都不饿。”她懂事地说：“侄女知道姑母有难处，可我们在这天底下，再也没有亲人了……”她又流下泪来，“我姐妹无所求，有口饭吃就感谢姑母不尽了，我们会织布，会拾柴，会担水，什么都能干。”

姑母不语，上下打量着她们，一时拿不定主意。

那条狗嗅着，凑到姐妹身边。吓得飞燕缩回脚，合德不动声色，趁姑姑没看着，狠狠踩了狗爪子一下，狗痛得尖叫一声，逃走。姑姑惊异地投过目光，探询着什么，樊妮却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，抿着嘴笑了。

过了一会，冯氏又问：“这么说，祖传的乐器作坊卖了？”

赵飞燕说：“从我记事起，就不知道有什么乐器作坊，爹爹只有这张十三弦琴，闷了就弹。”

冯氏叹口气：“其实呢，这都与我不相干，不过问问罢了。”

赵合德有点忍不住了，对赵飞燕说：“姐姐，姑妈家挺难的，咱们走吧！天子脚下，讨饭也能活命。”

赵飞燕连忙用眼神制止合德说下去。

冯氏接过话茬：“这小丫头，说话挺不饶人呢！谁让我是你们的表姑呢？总得看你爹爹的面子，我还能不给你们一口饭吃，把你们轰到大门外去？好了，妮子，去陪两个妹妹吃饭吧。”

赵飞燕赶忙说：“谢谢姑母。”合德的肚子早就咕咕叫了。

樊妮笑着牵了她们的的手出去。

### 三

吃过了饭，天已经黑下来了，樊妮送她们到西厢房去住，屋子破破烂烂，家具上布满灰尘。

屋内一灯如豆，昏暗中可见房梁上的灰吊。

飞燕在细心地为妹妹洗伤口，然后贴膏药，她说：“樊妮姐姐倒是个热心人，她为买这膏药，跑了好几条街。”

合德缩进被子，两人合盖一条被，她说：“我冷，比咱家乡冷多了。”

飞燕抱住妹妹：“我给你挡风。”

外面风声呜呜叫，从窗缝吹进来的风把油灯火苗吹得忽明忽暗。

在敲更的梆子声中，飞燕渐渐沉入梦乡。合德却没有睡着，她东张望西张望，突然目光定在墙上挂着的一条绳子上。

狗叫声令她讨厌，她决心报那“一口之仇”。

她悄悄起床，下地，取下了墙上的绳子，走出门去。

不一会，院里传来狗的呜呜声。原来赵合德正在扯一根绳子在树下猛拉。

那条狗已被她吊在树上，狗垂死挣扎着，无力地蹬着腿。

赵合德面无表情，她从小就不像赵飞燕那么软弱。

狗不再蹬腿了，她又把狗从树上放下来，解开绳子，把狗从墙头扔到了街上，然后没事似地漫步走向住屋。

第二天早晨，赵飞燕早早起了床，见合德蒙着被子睡得正香，就悄悄出去，想找点活干，她生怕姑姑会给脸子看。

姑姑抱了一大堆衣服让她洗，赵飞燕坐在院当中洗着。

冯氏在院子里房前屋后转了半天，对晾衣服的飞燕说：“看见小狗了吗？”

赵飞燕揩把汗，摇摇头。

冯氏去开院门，回头吩咐：“洗完衣裳，把院子扫光，再去担三担水，昨天的剩水泼掉。”

赵飞燕含笑地应道：“哎。”

冯氏问：“你妹妹还在睡懒觉？她倒会摆公主的谱，在这里可不是地方啊。”

赵飞燕忙赔笑地说：“她……昨天让狗咬了，有点发烧。”

冯氏没有再言语，走出院子，立刻尖叫起来：“谁这么缺德呀！平白无故把我们家的狗给勒死了！”

赵飞燕扔下湿衣服，跑到门口，见到了墙角下的死狗。

睡在床上的赵合德听到了外面冯氏的叫骂声：“狗碍你什么事了？干嘛和一条狗过不去？”

赵合德露出了解恨的笑容，她满足地伸了个懒腰。

这时，门哐一声推开，冯氏脸色难看地出现在门口：“起床吧，大小姐，我这可不是养尊处优的地方。”

樊妮跟进来制止地说：“娘，她们刚来，又小。”

冯氏说：“要你多嘴。”

赵合德没说什么，慢吞吞地穿上衣服，下地洗脸。

冯氏气哼哼地出去了。

樊妮在合德面前站着，看她擦了脸，递上一个小盒，说：“这

是宫中用物，叫玫瑰露，你用用看，又香又养护脸蛋儿。”

赵合德接过：“谢谢姐姐。”

“你们姐俩是天女下凡吧？”樊妮说，“我若是男的，非把你们俩都娶了不可。”

赵合德咯咯一乐。

樊妮眨眨眼，有几分神秘地说：“我们家咬你的狗突然叫人勒死了，你知道吗？”

“是吗？”赵合德涂着粉，说，“那可就不能狗仗人势了。”

樊妮忍不住大乐起来，之后她说：“莫不是你下手弄死狗的吧？”

赵合德用异样的眼神看了她一下，说：“是吗？我能吗？打狗也得看主人啊！”

樊妮怀疑地看着她笑，两个人一齐笑。

樊妮觉得不能小看这个赵合德，人小，办事却老辣。

## 四

光阴如梭，像是赵飞燕在织机上飞来飞去的梭子一样，她们来到长安后的日子就在洗衣、织布和担水、劈柴的杂活中消磨掉了，她们事实上是姑姑雇佣的只给饭吃、不付工钱的佣工。

天气暑热难当，樊妮来到织机房，自从飞燕姐妹来后，娘已经不让她干杂活了。

樊妮走来，换下热汗淋漓的赵飞燕。

樊妮刚织了一小会，母亲走了进来，她对女儿说：“死丫头，你不去写字看书，却来干这个粗活，明个你的手还能拨弦吗？”

樊妮只好下机。

冯氏看看织机上的布，大惊小怪地说：“哟，才织这么几尺，这可比绣花还慢了。”

樊妮说：“娘，她们俩已经起早贪黑了。”

冯氏说：“你走你的，去练琴！”

樊妮看着飞燕姐妹那么小，被母亲整日支使得团团转，于心不忍，就劝母亲：“娘，过去这些杂事，都是云儿的事，自从飞燕、合德来了，你怎么连云儿丫头也辞了？难道拿她们当使唤丫头了？”

冯氏说：“天上不下银子，地上不长金子，你们都当饭来张口，衣来伸手的大小姐，我拿什么养活你们？”

樊妮说：“娘，你也看远点，你看她们姐俩，一副倾国倾城的美貌，我想，她们会时来运转的。”

冯氏说：“我也不想借光，我容留她们，给她们一口饭吃，便是大恩大德了。对了，明天是端午节了，我给你备了一份礼物。”说罢，从箱子里翻出一只蟹黄玉镯，托在手上问：“喜欢不？”

樊妮说：“也有她们的吗？”

冯氏生气地说：“你是成心要气死我呀！”

樊妮不再出声了，心里的滋味却不好过。长安城有个规矩，每逢端午，女孩总是要得到一份小礼物的，飞燕姐妹流落异乡，到时候什么也没有，会怎么想？

樊妮手中有几个压岁钱，端阳节那天，她跑到了街上去。

樊妮在急急匆匆地奔走。先到一间衣店，看了几件，并向店主问价，太贵，买不起，她摇摇头，走了。

又至一间卖梳妆用品的店铺，接续拿过脂粉、梳篦、铜镜等物，皆不中意或无力购买。

樊妮又来到一个个体摊前，看货，问价，逐渐消失在商品拥挤的人群之中。

浓云密布，雷声大作，下雨了。

樊妮在雨中奔走着。

最后她在一间花店前驻了脚，她看中了云母花钿，价钱便宜，女孩又喜欢。

过端午节了，活儿总算都忙完了，赵飞燕给妹妹洗了头，然后一起坐下来读书，书是从樊妮那儿借来的。

浑身湿透了的樊妮闯了进来。

“妮姐！”赵飞燕姐妹正在读书说，“你做什么去了？浇这么湿，姑姑等你回来吃团圆饭，吃肉粽子呢。”

樊妮笑着从合德手上接过脸巾，擦着雨水，却一直在笑。

飞燕找了件衣服递给她：“快换上，着了凉可不是玩的。”

樊妮笑着叫了声：“你们都闭上眼睛！”

二人不解，却也不违拗，真的闭上眼。

樊妮拉着飞燕、合德的手，从衣襟里摸出两枚艳红的云母花钿放到她们手心上，然后说：“睁开眼，看！”

二人睁眼一看，都又惊又喜。

樊妮说：“这是送给你们的端午节礼物。”

二人大为感动。

赵飞燕对着铜镜，将那枚艳红的云母花钿贴在额头，铜镜中映出一张秀美的脸。

赵合德拍着手：“姐姐真好看，像是皇宫里的皇后！”

赵飞燕说：“别瞎说，你见过皇后？”

赵合德说：“见过，我梦里见过，和姐姐一样，额上贴着花钿。姐姐比她们好看！”

赵飞燕说：“好看你也贴，过来，我给你贴！”

赵合德说：“我不贴，我不贴！要当就当真皇后。”

赵飞燕说：“真狂！”对着铜镜，端详有顷，想起妹妹说自己像皇后的戏谑，望着自己的花容，不禁悲叹，一个无家可归的孤女，能有个温饱，已属不易，岂有非分之望？前路茫茫，令她不寒而栗。

正在这时候，姑姑家传来了噩耗，在外跑生意的姑丈突然亡故了。